

盛女的戰場——敵人是誰？

《盛女愛作戰》(下稱《盛》)英文名“Brides Wannabes”，令我想起美國電視節目“Bridezillas”，港譯《新娘哥斯拉》。顧名思義，婚事叫人狂，但會變身哥斯拉的，卻是新娘。節目2004年啟播，至今製作了八季，以每集紀錄兩個新娘子故事計算，二百多個女子曾登上節目，公開自己出嫁前的種種心事。我看過的幾集，主角為了籌備最完美的婚禮，挖空心思，精益求精，事不關己的觀眾看在眼裡，難免覺得她們行事乖張，性情暴躁。節目每次由一個夢想開始，發展到中段，例必有人抵不住壓力瀕臨崩潰，總要等到婚禮順利舉行，新娘嫁為人婦，才可開展人生新一頁。

女人不易做，嫁杏未有期的女子被強加各式標籤，找到終身伴侶的待嫁姑娘，則被描繪成怪獸，製造笑料之餘，也強化了「新娘哥斯拉」這個新興定型。媒體再現的女性，不管她們婚姻狀況、學歷、經濟條件、人生經驗有何不同，總有一兩款方便好用的標籤，隨時準備貼到身上。除了剩女和哥斯拉，還有貪慕虛榮的「港女」、強調年齡是女人死穴的「中女」、斤斤計較又愛討小便宜的「師奶」，事業成功的女人，催生了「女強人」的刻板印象。新來的「盛女」，在原來的偏見上加多一腳，關注性別議題的人為此不滿，由是引發連串批評和聲討，合情合理。

問題是，誰最該被聲討？道理上，電視台是始作俑者，責無旁貸，但現實中，更惹人熱議的是一眾參加者。她們被評頭品足，某些言論在網上網下廣泛流傳，招來不少尖刻的批評，甚至遭到部份媒體跟蹤偷拍，生活大受影響。當初她們答應參與節目時，可有預期會出現這些反應？

界乎戲劇和紀錄片的真人騷

約十年前，本業是演員的Cynthia Silver剛訂婚期，旋即收到電視台邀請拍攝紀錄片系列《曼哈頓新娘》(Manhattan Brides)。製作人

說，他們會跟進採訪幾對居於紐約的新人，紀錄他們籌備婚禮的過程。Silver很興奮，樂得有專業攝製隊代勞。隨後幾個月，她跟攝製隊成了好友，在鏡頭前分享了很多心底話，當她因婚紗不合心意而發狂時，也沒要求停止拍攝。節目播出前易名《新娘哥斯拉》，雖然名稱怪怪，但Silver深信自己不是哥斯拉。事與願違，那些發脾氣的片段成了節目賣點，她的言行被人在網上嘲笑。當電視台把節目賣到不同地區播放，對不認識她的人來說，她當然就是哥斯拉。不甘心又不開心，可以怎樣呢？她不想效法另一位參加者入稟法院，要求電視台賠償，卻動手製作了一個獨腳戲，戲名就叫《新娘哥斯拉反擊》(Bridezilla Strikes Back)。劇本剖白她如何參與了這個她以為是紀錄片，卻更像真人騷的節目。¹

紀錄片跟真人騷，乍看都關乎「真實」，細節大大不同。電影1895年面世，很快就出現了兩大方向：虛構和寫實。前者創作故事，設計情節，擺佈角色的際遇，戲是假的，卻帶動觀眾真感情；後者以真人真事為拍攝對象，等到資料和片段都搜集夠了，就根據這些素材剪接，盡量還原一個最接近真實的「真實」。人物和遭遇都是真的，由於影像語言的特質，有時難免要求被訪者重覆某些動作或說話，太過火的話，甚或惹來做假的質疑。說起來，真人騷(reality television)是後起之秀，卻在過去十多年一躍而起，成為主要電視節目類型。它的性質界乎戲劇和紀錄片之間。

以《老大哥》(Big Brother)為例，參加拍攝的都是「真人」，就算他們本身是演員，在節目中不用演戲，沒有劇本，無須唸對白。他們被放置在鏡頭下，一言



¹ 詳情可參考：<http://www.salon.com/2004/06/18/bridezilla/>

一行，理論上都是發自內心的「真實」。在指定時間內，所有參加者一起生活，鏡頭紀錄他們之間的交往和磨擦，每集由參加者決定誰人出局，能留到最後一分鐘的贏家會得到巨額獎金。真人騷的真實，跟紀錄片的真實，根本分別在於，前者的真實經過悉心設計，雖然沒有事先寫好的劇本，卻暗藏觀眾熟悉的敘事結構。試想好端端的，一幫不認識的人怎會搬到同一屋簷下？這還是一個鏡頭無處不在的空間，如此安排為的就是營造戲劇衝突，讓觀眾見證平凡人也可過一回不平凡的人生。人們期望紀錄片忠於現實，在拍攝期間，不論拍攝對象的人生是否出現富戲劇性的變化，製作人員都只能接受。真人騷就不同了，豐富獎品就是推動參加者配合「劇情需要」的動力，而所說的獎品，由一紙合約到改頭換面，足以令參加者暫忘真我，投入這段似真似假的旅程。

節目的敗筆

Cynthia Silvia 到節目播出才省悟，那不是她想像的紀錄片。對《盛》的參加者來說，她們如何看待箇中微妙的分別？節目編導雖然來自新聞部，是次製作被理解為「借調」，意味這並非新聞或紀錄片。觀乎節目結構，活脫是一個真人騷。在有限的製作時間內，攝製隊不能被動地等待拍攝對象尋愛（或尋不到愛），相反，為了玉成姻緣，他們設計不同場景和事件，讓參加者經歷，看看會牽引出甚麼戲劇效果，繼而安排相親，紀錄男女雙方的點評，剪輯時，專挑那些有張力的言詞，方便傳播和引起議論。節目開宗明義恨嫁，這個真人騷的「獎品」照說就是新郎了，在壓縮時間內，參加者要經歷甚麼樣的轉變才能如願以償得獎？製作團隊為參加者作出的各式安排，正好反映了一整套關乎性別和婚戀的想法。

首先，單身從一開始就被塑造成為「問題」。對治問題的方法有三，一，改變外貌和身形，過胖的要減肥，牙齒不整齊的要美齒，參加者為此出入美容院，屬「劇情需要」；二，改變與異性相處的模式，需要改造的是參加者對兩性關係的看法，甚至她們本來的性格。改變外表還可借助美容專家，多少可做到



立竿見影，但說到改變性格，可以倚仗甚麼專家？結果大家都知道了，短短兩周間，人生教練成為全城熱話；三，打開心結，製作人假設現在單身的女士，過去一定有未能釋懷的心結，以幫參加者解結為名，讓觀眾可以名正言順地八卦別人的情史。

故事結構更接近通俗劇的公式：為了擺脫單身問題，主角在壓縮了的時間內經歷外在和內在的轉變，拋開過去，放眼未來，終於遇到一生中最愛。

然而，這畢竟不是以虛構為主的戲劇，他們愈強調一切都是真的，那三道板斧愈啟人疑竇，那些美容瘦身的橋段被理解為暗渡陳倉的軟銷廣告；那些出言不遜的專家，本來只能代表一小撮人的觀點，卻被捧為求愛金科玉律，重彈的更是男尊女卑的老調，跟他們自信滿滿的時尚包裝毫不搭配；至於那些要幫助參加者擺脫單身的或憐惜或責備的口吻，把參加者約化成「個案」，缺乏對獨立個體的尊重。節目最大的敗筆，在於要參加者經歷了自以為滴水不漏的改造工程後，她們還是得不到開初承諾的「獎品」，唯一結識到男友的一位，在拍攝開首就遇上了他，她當時根本未開始任何改變大計，這反證了如何相遇才是真正的「問題」，其餘所有的改造，說穿了都無關宏旨。

盛女作戰，戰果如何？戰場在哪？敵人是誰？製作人以為敵人是參加者「自己」，最終自己打自己，是勝是敗，只有當事人知道。她們當中，可有人向 Cynthia Silver 學習，不讓某些人壟斷對盛女盛男的詮釋，來一場盛女反擊戰？

朱順慈

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